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　　。

话说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，心里欢喜，两步做一步，急急走来敲门。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，开门迎了出来，看见道：“小二！你回来了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娘黄评：此处一“娘”字，后文一”爹”字，出于血诚，愈令人惜之恨之。我回来了！”放下行李，整一整衣服，替娘作揖磕头。他娘捏一捏他身上，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，方才放心�R�u：摹神之�P。天一�u：读此而不下�I者，�o人心者也。天二�u：刻骨。向他说道：“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，这一年多，我的肉身时刻不安！一夜梦见你掉在水里，我哭醒来。一夜又梦见你把腿跌折了。一夜又梦见你脸上生了一个大疙瘩，指与我看，我替你拿手拈，总拈不掉。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，把我也哭醒了。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，说做了官黄评：毫无伦次，写慈写孝，皆至性至情。我笑着说：‘我一个庄农人家，那有官做？’傍一个人道：‘这官不是你儿子，你儿子却也做了官，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。黄评：此即匡超人后来结局，却先从梦里了之。愿天下做官人细读而深味之，庶不负先生一片醒世婆心。我又哭起来说：‘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，这官就不做他也罢！齐评：世之做官得父母�面者几人哉！t读此而不下�I者�o人心者也。就把这句话哭着，吆喝醒了；把你爹也吓醒了。你爹问我，我一五一十把这梦告诉你爹，你爹说我心想痴了。不想就在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，半边身子动不得，而今睡在房里。”

外边说着话，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，登时那病就轻松些黄评：实情实理，勿轻看过。觉得有些精神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叫一声“爹！儿子回来了！”上前磕了头。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，细细告诉他这得病的缘故，说道：“自你去后，你三房里叔子就想着我这个屋。我心里算计，也要卖给他，除另寻屋，再剩几两房价，等你回来，做个小本生意。傍人向我说：‘你这屋是他屋边屋，他谋买你的，须要他多出几两银子。’那知他有钱的人只想便宜，岂但不肯多出钱，照时值估价，还要少几两，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锅，要杀我的巧齐评：说尽薄俗钱虏情事。我赌气不卖给他，他就下一个毒，串出上手业主拿原价来赎我的。—天二评：活写出恶薄人情。业主，你晓得的，还是我的叔辈，他倚恃尊长，开口就说：‘本家的产业是卖不断的。’我说：‘就是卖不断，这数年的修理也是要认我的。’他一个钱不认，只要原价回赎。那日在祠堂里彼此争论，他竟把我打起来，族间这些有钱的，受了三房里嘱托，都偏为[[1]](#footnote-1)着他，倒说我不看祖宗面上天二评：人情恶薄，天下同风。你哥又没中用，说了几句‘道三不着两’的话。我着了这口气，回来就病倒了；自从我病倒，日用益发艰难。你哥听着人说，受了原价，写过吐退[[2]](#footnote-2)与他，那银子零星收来，都花费了。你哥看见不是事，同你嫂子商量，而今和我分了另吃；我想又没有家私给他，自挣自吃，也只得由他。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处赶集，寻的钱，两口子还养不来。我又睡在这里，终日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，间壁又要房子翻盖，不顾死活，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齐评：拉拉杂杂．喃喃喁喁．如闻其声。天二评：一妪一翁絮絮诉说，却又一虚一实情事逼肖。口里不知多少闲话。你又去得不知下落。你娘想着，一场两场的哭！黄评：写太公是个忠厚人，而拉拉杂杂说家常，都写得入情入理，不嫌冗长。匡超人道：“爹，这些事都不要焦心，且静静的养好了病。我在杭州，亏遇着一个先生，他送了我十两银子，我明日做起个小生意，寻些柴米过日子。三房里来催，怕怎的！等我回他。”

母亲走进来叫他吃饭，他跟了走进厨房，替嫂子作揖。嫂子倒茶与他吃。吃罢，又吃了饭；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盘程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，晚上与太公吃。买了回来，恰好他哥子挑着担子进门，他向哥作揖下跪，哥扶住了他，同坐在堂屋，告诉了些家里的苦楚。他哥子愁着眉道：“老爹而今有些害发了，说的话，‘道三不着两’的天二评：他爹说他“道三不着两”，口角宛然。黄评：他又说老爹“道三不着两”。现今人家催房子，挨着总不肯出，带累我受气。他疼的是你，你来家早晚说着他些。黄评：反说爹不让房子，又叫“早晚说着他些”，人皆谓写匡大之不孝正形匡二之孝，非也。匡大不过无知村农，不知所以为孝耳，其蠢乃其本质。匡二本质似美矣，而一入势利场，遂全失本来面目，反不如其兄蠢然无知得保本质。然则功名富贵非贼人之物哉！作看深有慨乎，其言之非浪费笔墨也。说罢，把担子挑到房里去天二评：写匡大真蠢然一物。匡超人等菜烂了，和饭拿到父亲面前，扶起来坐着。太公因儿子回家，心里欢喜，又有些荤菜，当晚那菜和饭也吃了许多。剩下的，请了母亲同哥进来，在太公面前，放桌子吃了晚饭。太公看着欢喜，直坐到更把天气，才扶了睡下天二评：此时匡家几於黍谷回春。匡超人将被单拿来在太公脚跟头睡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拿银子到集上买了几口猪，养在圈里，又买了斗把豆子。先把猪肩出一个来杀了，烫洗干净，分肌劈理的卖了一早晨；又把豆子磨了一厢[[3]](#footnote-3)豆腐，也都卖了钱天二评：他偏能做这些生活，不可及。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，就在太公跟前坐着。见太公烦闷，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，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，又听得各处的笑话，曲曲折折，细说与太公听。太公听了也笑齐评：可谓养志矣。太公过了一会，向他道：“我要出恭，快喊你娘进来。”母亲忙走进来，正要替太公垫布，匡超人道：“爹要出恭，不要这样出了，像这布垫在被窝里，出的也不自在，况每日要洗这布，娘也怕薰的慌，不要薰伤了胃气。”太公道：“我站的起来出恭倒好了，这也是没奈何！”匡超人道：“不要站起来，我有道理。”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，盛上一瓦盆的灰，拿进去放在床面前，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，自己扒上床，把太公扶了横过来，两只脚放在板凳上，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。他自己钻在中间，双膝跪下，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，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，自在出过恭天二评：能如是乎！恐作者、读者皆未必能。把太公两腿扶上床，仍旧直过来，又出的畅快，被窝里又没有臭气。他把板凳端开，瓦盆拿出去倒了，依旧进来坐着。

到晚，又扶太公坐起来吃了晚饭。坐一会，伏侍太公睡下，盖好了被，他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，坐在太公傍边，拿出文章来念天二评：不知太公心花开否。太公睡不着，夜里要吐痰、吃茶，一直到四更鼓，他就读到四更鼓。太公叫一声，就在跟前黄评：可谓孝否？其不惜笔墨琐屑委曲写之者，凡以劝孝也。若厌其繁，是不知作者深心，不如不读。太公夜里要出恭，从前没人服侍，就要忍到天亮，今番有儿子在傍伺候，夜里要出就出。晚饭也放心多吃几口。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，只睡一个更头，便要起来杀猪，磨豆腐天二评：有此孝心，精神自膏。

过了四五日，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，集上带了一个小鸡子在嫂子房里煮着；又买了一壶酒，要替兄弟接风黄评：未尝不知爱弟，吾故言本质未坏。说道：“这事不必告诉老爹罢。天二评：开口就不是。匡超人不肯，把鸡先盛了一碗送与父母，剩下的，兄弟两人在堂里吃着。恰好三房的阿叔过来催房子，匡超人丢下酒，向阿叔作揖下跪。阿叔道：“好呀！老二回来了？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袄黄评：马二先生一件旧棉祆耳，人皆异之，一以写匡二之穷，一以写后来之负心。又在外边学得恁知礼，会打躬作揖！”匡超人道：“我到家几日，事忙，还不曾来看得阿叔，就请坐下吃杯便酒罢。”阿叔坐下吃了几杯酒，便提到出房子的话。匡超人道：“阿叔莫要性急。放着弟兄两人在此，怎敢白赖阿叔的房子住？就是没钱典房子，租也租两间出去住了，把房子让阿叔，只是而今我父亲病着，人家说，病人移了床，不得就好。如今我弟兄着急[[4]](#footnote-4)请先生替父亲医，若是父亲好了，作速的让房子与阿叔；就算父亲是长病，不得就好，我们也说不得料理寻房子搬去。只管占着阿叔的，不但阿叔要催，就是我父母两个老人家，住的也不安。”阿叔见他这番话说的中听，又婉委，又爽快，倒也没的说了，只说道：“一个自家人，不是我只管要来催，因为要一总拆了修理黄评：就有人来拆，且不须修理。既是你恁说，再耽带些日子罢。”匡超人道：“多谢阿叔！阿叔但请放心，这事也不得过迟。”那阿叔应诺了要去。他哥道：“阿叔再吃一杯酒。”阿叔道：“我不吃了。”便辞了过去。

自此以后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卖得生意又燥[[5]](#footnote-5)，不到日中就卖完了，把钱拿来家伴着父亲。算计那日赚的钱多，便在集上买个鸡鸭，或是鱼，来家与父亲吃饭。因太公是个痰症，不十分宜吃大荤，所以要买这些东西。或是猪腰子，或是猪肚子，倒也不断；医药是不消说。太公日子过得称心，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儿子照顾定了，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，把腿捧在肩头上黄评：重言以申明之，正是要极写其孝。太公的病渐渐好了许多，也和两个儿子商议要寻房子搬家，倒是匡超人说：“父亲的病才好些，索性等再好几分，扶着起来走得，再搬家也不迟。”那边人来催，都是匡超人支吾过去。

这匡超人精神最足：早半日做生意，夜晚伴父亲，念文章，辛苦已极；中上[[6]](#footnote-6)得闲，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齐评：如此递下无痕。天二评：只是要引出潘老爹来，起下文耳．却毫无痕迹．使人不觉。那日正是早饭过后，他看着太公吃了饭；出门无事，正和一个本家放牛的，在打稻场上将一个稻箩翻过来做了桌子黄评：无关紧要事亦必细细写得如见如闻，却又不嫌其赘。放着一个象棋盘对着。只见一个白胡老者背剪着手来看，看了半日，在傍边说道：“唩！老兄这一盘输了！齐评：接笋绝妙。匡超人抬头一看，认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；因立起身来叫了他一声，作了个揖。潘保正道：“我道是谁，方才几乎不认得了。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。你从前年出门，是几时回来了的？你老爹病在家里？”匡超人道：“不瞒老爹说，我来家已是有半年了，因为无事，不敢来上门上户，惊动老爹；我家父病在床上，近来也略觉好些，多谢老爹记念。请老爹到舍下奉茶。”潘保正道：“不消取扰。”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，又拿他的手来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二相公，不是我奉承你，我自小学得些麻衣神相法[[7]](#footnote-7)，你这骨格是个贵相，将来只到二十七八岁，就交上好的运气，妻、财、子、禄，都是有的。现今印堂[[8]](#footnote-8)颜色有些发黄，不日就有个贵人星照命。”又把耳朵边掯着看看，道：“却也还有个虚惊，不大碍事齐评：春云乍展。天二评：有此一笔，下文不嫌突出。此后运气一年好似一年哩。黄评：人却一年坏似一年。匡超人道：“老爹，我做这小生意，只望着不折了本，每日寻得几个钱养活父母，便谢天地菩萨了，那里想甚么富贵轮到我身上。黄评：可见本愿不过如此，其陡然变易心肠，吾不知是相貌坏之，抑功名富贵害之耳。潘保正摇手道：“不相干，这样事那里是你做的？”说罢，各自散了。

三房里催出房子，一日紧似一日，匡超人支吾不过，只得同他硬撑了几句，那里急了，发狠说：“过三日再不出，叫人来摘门下瓦！”匡超人心里着急，又不肯向父亲说出。过了三日，天色晚了，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来，太公睡下，他把那铁灯盏点在傍边念文章，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响亮，有几十人声一齐吆喝起来。他心里疑惑是三房里叫多少人来下瓦摘门天二评：我亦以为然。顷刻，几百人声，一齐喊起，一派红光，把窗纸照得通红。他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忙开出去看，原来是本村失火。一家人一齐跑出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快些搬！”他哥睡的梦梦铳铳[[9]](#footnote-9)，扒了起来，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。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：芝麻糖，豆腐干，腐皮，泥人，小孩子吹的箫，打的叮当，女人戴的锡簪子，挝[[10]](#footnote-10)着了这一件，掉了那一件。那糖和泥人，断的断了，碎的碎了黄评：偏有工夫细写担里零碎，偏不写病人。弄了一身臭汗，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天二评：人家惊得落魂，他偏要替匡大细细配帐。那火头已是望见有丈把高，一个一个的火团子往天井里滚。嫂子抢了一包被褥、衣裳、鞋脚[[11]](#footnote-11)黄评：偏先写他嫂子，不写病人。抱着哭哭啼啼，反往后走。老奶奶吓得两脚软了，一步也挪不动黄评：仍写老奶奶，不写病人。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，两边喊声大震天二评：写火势，从三国、水浒来，却无一语蹈袭。黄评：加倍写火，急杀急杀。匡超人想，别的都不打紧，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，从床上把太公扶起黄评：至此始写太公，而文章紧密。一些不漏。背在身上齐评：叙得畅快。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，且不顾母亲，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；又飞跑进来，一把拉了嫂子，指与他门外走；又把母亲扶了，背在身上天二评：百忙里偏有主意．匡二诚未易才。才得出门，那时火已到门口，几乎没有出路黄评：未必非孝心所感。匡超人道：“好了！父母都救出来了！”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，用被盖好。母亲和嫂子坐在跟前。再寻他哥时，已不知吓的躲在那里去了。那火轰轰烈烈，熚熚烞烞[[12]](#footnote-12)，一派红光，如金龙乱舞。乡间失火，又不知救法，水次又远，足足烧了半夜，方才渐渐熄了天二评：谓之代三房里摘门下瓦可，谓之代三房里催出房可．谓之代匡超人解围可。稻场上都是烟煤，兀自有焰腾腾的火天二评：再足一笔。。一村人家房子都烧成空地黄评：阿叔空做恶人。匡超人没奈何，无处存身，望见庄南头大路上一个和尚庵，且把太公背到庵里，叫嫂子扶着母亲，一步一挨，挨到庵门口。和尚出来问了，不肯收留，说道：“本村失了火，凡被烧的都没有房子住，一个个搬到我这庵里时，再盖两进屋也住不下天二评：恶秃，然又不能驳他。况且你又有个病人，那里方便呢？”只见庵内走出一个老翁来，定睛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潘保正天二评：潘老爹是保正，因地方失火出来查看，理得在此，非硬出场作救星。匡超人上前作了揖，如此这般：“被了回禄[[13]](#footnote-13)。”潘保正道：“匡二相公，原来昨晚的火，你家也在内！可怜！”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，和尚不肯，说了一遍。潘保正道：“师父，你不知道，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天二评：所以有此孝子。况且这小二相公好个相貌天二评：承上看相来。将来一定发达天二评：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。你出家人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权借一间屋与他住两天，他自然就搬了去。香钱我送与你。”和尚听见保正老爹吩咐，不敢违拗齐评：贵人星尚未照，先得保正之力。才请他一家进去，让出一间房子来。匡超人把太公背进庵里去睡下。潘保正进来问候太公，太公谢了保正。和尚烧了一壶茶来与众位吃。保正回家去了，一会又送了些饭和菜来与他压惊黄评：保正何其可感如是，前楔子内秦老即是影子也。直到下午，他哥才寻了来，反怪兄弟不帮他抢东西天二评：蠢货。

匡超人见不是事，托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间半屋，搬去住下黄评：所租屋在大路口，故下文知县听得念文章。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，本钱还带在身边天二评：要紧。依旧杀猪、磨豆腐过日子，晚间点灯念文章。太公却因着了这一吓，病更添得重了。匡超人虽是忧愁，读书还不歇。那日读到二更多天，正读得高兴，忽听窗外锣响黄评：又奇。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，后面马蹄一片声音，自然是本县知县过，他也不曾住声，由着他过去了。不想这知县这一晚就在庄上住下了公馆，心中叹息：“这样乡村地面，夜深时分，还有人苦功读书黄评：其实非读书，书何能害人如是？。实为可敬齐评：贤宰留意人才．真是难得。只不知这人是秀才是童生，何不传保正来问一问。黄评：恰合机会。当下传了潘保正来，问道：“庄南头庙门傍那一家，夜里念文章的是个甚么人？”保正知道就是匡家齐评：倒是大得保正之力。悉把如此这般：“被火烧了，租在这里住。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个儿子匡迥，每日念到三四更鼓。不是个秀才，也不是个童生，只是个小本生意人。天二评：正是打动知县。知县听罢惨然，吩咐道：“我这里发一个帖子，你明日拿出去致意这匡迥，说我此时也不便约他来会天二评：若是时知县，必要传他到衙门里去了。现今考试在即[[14]](#footnote-14)，叫他报名来应考；如果文章会做，我提拔他。黄评：好知县，然而大谬，惜哉惜哉。保正领命下来。

次日清早，知县进城回衙去了。保正叩送了回来，飞跑走到匡家，敲开了门，说道：“恭喜！”匡超人问道：“何事？”保正帽子里取出一个单帖来递与他，上写：“侍生李本瑛拜”。匡超人看见是本县县主的帖子，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老爹，这帖是拜那个的？”保正悉把如此这般：“老爷在你这里过，听见你念文章，传我去问；我就说你如此穷苦，如何行孝，都禀明了老爷黄评：保正不差，而匡超人行孝达于知县矣。老爷发这帖子与你，说不日考校，叫你去应考，是要抬举你的意思。我前日说你气色好，主有个贵人星照命，今日何如？齐评：得意语。匡超人喜从天降天二评：一吓一喜，後半许多势利根苗从此而生。捧了这个帖子去向父亲说了，太公也欢喜。到晚，他哥回来黄评：不脱他哥。看见帖子，又把这话向他哥说了。他哥不肯信天二评：写人情入木三分。

过了几天时，县里果然出告示考童生。匡超人买卷子去应考。考过了，发出团案[[15]](#footnote-15)来，取了；覆试，匡超人又买卷伺候。知县坐了堂，头一个点名就是他。知县叫住道：“今年多少年纪了？”匡超人道：“童生今年二十二岁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文字是会做的。这回覆试，更要用心，我少不得照顾你。”匡超人磕头谢了，领卷下去。覆试过两次，出了长案，竟取了第一名案首，报到乡里去。匡超人拿手本上来谢，知县传进宅门去见了，问其家里这些苦楚，便封出二两银子来送他：“这是我分俸些须，你拿去奉养父母。到家并发忿加意用功，府考、院考的时候你再来见我，我还资助你的盘费。”匡超人谢了出来，回家把银子拿与父亲，把官说的这些话告诉了一遍。太公着实感激，捧着银子在枕上望空磕头，谢了本县老爷齐评：老辈举动自是如此。到此时，他哥才信了天二评：一丝不漏。乡下眼界浅，见匡超人取了案首，县里老爷又传进去见过；也就在庄上，大家约着送过贺分到他家来。太公吩咐借间壁庵里请了一天酒。

这时残冬已过。开印[[16]](#footnote-16)后，宗师按临温州。匡超人叩辞别知县，知县又送了二两银子黄评：好知县。他到府，府考过，接着院考。考了出来，恰好知县上辕门见学道，在学道前下了一跪，说：“卑职这取的案首匡迥，是孤寒之士，且是孝子。”就把他行孝的事细细说了黄评：孝行又达于学道矣。学道道：“‘士先器识而后辞章。’果然内行克敦，文辞都是末艺。但昨看匡迥的文字，理法虽略有未清，才气是极好的。贵县请回，领教便了。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婚姻缔就，孝便衰于二亲；科第取来，心只系乎两榜[[17]](#footnote-17)。未知匡超人这一考得进学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写匡超人孺慕之诚，出于至性，及才历仕途，便尔停妻再娶，停妻再娶犹是小罪，势使然耶，抑亦达官道，畜生道，固同此一番转回也？天二评：此漫骂耳。匡二之坏，不待停妻再娶。且本未历仕途．何得云「达官」？总之，习俗移人，脚根未定，舆诱物交，天真遂失，亦可危矣哉！ 【齐评】 　　 嗟乎，自有时文．而文行判然二途矣。士人居家敦行．只以自尽其心；及入世．则以文字为功名之阶，以功名为势利之的，群趋群效，不外乎此。向之所谓敦行者，曾莫之知，而亦自忘之也。如是而文行安能并驾齐驱哉！。

1. 偏为（wèi）——偏向，偏袒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吐退——承认退还对方原物的字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一厢——一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着急——上紧，赶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燥（sào）——快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中上——中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麻衣神相法——江湖相士就人的面色、五官部位和骨格谈人贵贱吉凶的一种迷信相术。这种相术，据说是宋朝麻衣道者传授的，所以称为“麻衣相法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印堂——星相书上的名词，指人的两眉中心的那一部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梦梦铳铳——糊里糊涂的意思，这里是形容一个人乍醒时的恍惚、颠倒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挝——这里和以下几回，都是当“抓”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鞋脚——包括鞋、袜、裹脚带之类的东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熚（bì）熚烞（pò）烞——火烧竹木物的爆炸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被了回禄——遭了火灾。“回禄”，古代传说中火神的名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现今考试在即——这里说的考试，指“童试”。童试先由知县考，叫县考，再由知府覆考，叫“府考”（第二十六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团案——县考要接连考几次，对初试合格的人暂不分高下前后，发表的名单是把他们的名字排成圆圈形写出的，称为“团案”。正式入选的名单称为“长案”，就有了等第名次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开印——从前官署年假过后，恢复用印办公，例须举行仪式，名为“开印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两榜——指乡试榜、会试榜。有时又直指进士，如第二十六回“武两榜”，就是武进士，因为进士是从举人里产生的，名字在两种榜上都见过。第十八回的“乡榜”就只指举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